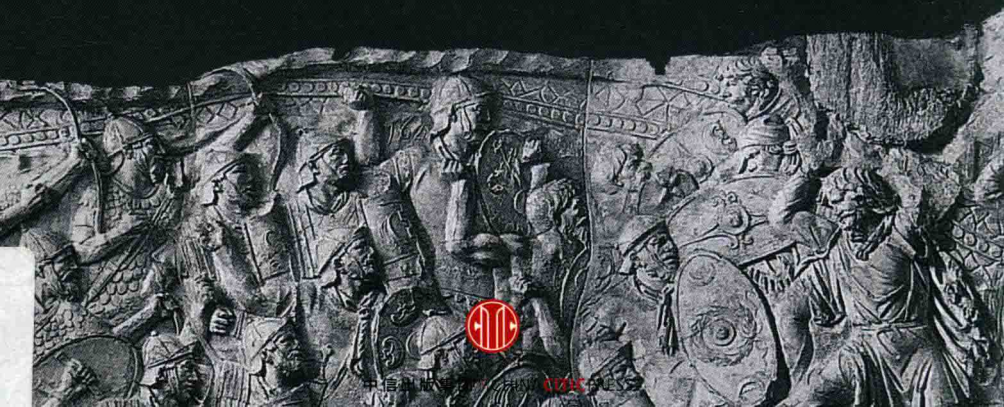




THE RUIN
OF THE
ROMAN EMPIRE

新罗马帝国衰亡史

[美] 詹姆斯·奥唐奈 著 夏洞奇 康 凯 宋可即 译





THE RUIN
OF THE
ROMAN EMPIRE

新罗马帝国衰亡史

〔美〕詹姆斯·奥唐奈 著 夏洞奇 康 凯 宋可即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罗马帝国衰亡史 / (美) 奥唐奈著 ; 夏洞奇 , 康凯 , 宋可即译 .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 2016.11

书名原文 : The Ruin of the Roman Empire : A New History

ISBN 978-7-5086-6055-4

I. ①新… II. ①奥… ②夏… ③康… ④宋… III. ①罗马帝国—历史 IV. ①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3088 号

THE RUIN OF THE ROMAN EMPIRE: A NEW HISTORY by James O'Donnell

Copyright © 2008 by James J. O'Donnell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6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新罗马帝国衰亡史

著 者 : [美] 詹姆斯·奥唐奈

译 者 : 夏洞奇 康 凯 宋可即

策划推广 :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版 次 :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京权图字 : 01-2010-2410

书 号 : ISBN 978-7-5086-6055-4

定 价 : 68.00 元

印 张 : 15 字 数 : 390 千字

印 次 :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 010-84849555 传真 :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 author@citicpub.com

中译本序

| J·J·奥唐奈

罗马帝国的成功令人惊叹，失败也影响深远。它是成功的，因为它将整个地中海世界及其腹地，将那片从泰恩河到底格里斯河，从尼罗河到直布罗陀海峡的广阔土地都统一到同一个政治、经济的体制之下。它的统治延续了许多个世纪，它的遗产更是影响后世。200多年前，爱德华·吉本写过一部名著，讲述了它的“衰亡史”。本书将要重新讲述这个故事，因为换个角度来重新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已经到了。本书的写作保持了学术上的严谨性，但它的文风应当能够适应所有对历史及其教训怀有兴趣的读者。直到今天，对我们来说那些教训仍然是活生生的。

传统的教科书都说，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就终结了，但是，我将在本书中说明，那个时间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罗马皇帝的传承一直延续到1453年。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他们的继承者们还会继续统治同一个帝国，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在那场大战中，至少有4个欧洲大国自称以各种方式直接承续了罗马的统治[德国的皇帝(Kaiser)、奥匈帝国的国王与皇帝(King and Kaiser)与俄国的沙皇(Czar)，其称号都源于罗马的“恺撒”，而奥斯曼用苏丹这个新称号延续了古老的罗马统治]。我们甚至还可以说，“罗马”已经被“欧洲”取而代之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代的欧洲还在争论，到底该不该允许土耳其成为欧盟的成员。他们不知道，那片最早被称为“欧罗巴”的土地就在土耳其境内。

然而，罗马帝国也是短视的、野蛮的。它的统治者们敬畏希腊文化，却将被征服的其他民族视为“蛮族”，以为自己不必尊重这些民族及其文化。由于这个原因，罗马最终还是无法在奥古斯都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广它的文化。他们不懂得如何治疗奴隶制的痼疾。他们痛苦地发现，没有一个社会可以单纯依靠军队来保护自己。位于莱茵河与多瑙河以东、以北的欧洲以及红海沿岸一带，都处于罗马的势力范围之外，与波斯的对抗持续了数百年——划分西方与东方的界线至今仍位于爱琴海与底格里斯河之间。

进一步说，罗马人不懂现代人所谓的经济学，因而发展出了一种脆弱的经济。到了5世纪，这种脆弱性所造成的痛苦就显露无遗了。突然间，建立在武力和掠夺性税收之上的一切都无法运作了，因为士兵和税吏已经丧失了对北非的控制——在所谓的“汪达尔人”的统治下，北非依然生生不息，迎来了自迦太基亡国以来最兴旺发达的时代。即便如罗马人般的想象力也无法应对军事力量失去作用，不能再作为文明的黏合剂的局面。于是，漫长的调整时期随之而来，与之相伴的是巨大的贫困和苦难。本来这一切都可以避免。

罗马人还缓慢而艰难地发现，宗教的信仰、实践和组织能够有力地塑造社会并促进公益，但与此同时，与任何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一样，宗教也会带来许多冲突和分歧。如果说在21世纪，我们才认识到，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并不是全人类都已经充分理解的，那么，这段历史还能帮助我们思考各种机遇与挑战。

帝国都不是永恒的，但那些应能实现而未实现的事情，始终如阴影般笼罩在罗马的成功之上。这本书就是该阴影如何笼罩于罗马社会之上的故事。

我十分高兴，现在中国的读者们有机会阅读这段历史，并思考它对于当代社会的意义。我曾经多次访问中国，这种经历使我更好地理解这段历史，帮助我认识到一种具有不同历史，深谙帝国兴亡之道的文化

是如何理解自身的。现在我们都生活在全球化的世界里，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果我们愿意长久地享受繁荣、健康与和平带来的好处，并将这一切带给更多的人，那么我们还需要知道什么，又需要做些什么呢？历史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它能够给我们一种有力的手段，帮助我们进行思考。中国的读者拥有特殊优势，因为这不是你们的历史，因为你们熟知另一种可以与之进行比较的历史。非常感谢译者和出版者，感谢他们给我这一机会。

2011年2月26日

前 言

在与萨达姆的“美索不达米亚王国”所进行的战争尾声，驻扎在安巴尔省的美国大兵可能会惊讶地获知，他们正在保卫的地方正是古代波斯帝国最西端的边疆。波斯帝国曾在这里抗击来自古代罗马帝国东部的侵略者和走私分子。历史在痛苦地循环着。美国大兵想知道，我们也都想知道：在此究竟曾经有何无法愈合的创伤，有何频频发生的苦难，有何新闻记者和政治家难以辨明的缘由？男男女女们为何要在这个地方一次又一次地献出生命呢？和过去一样，古罗马的历史能使我们深受教益。

在恺撒·奥古斯都治下，罗马在环地中海地区的统治得到了巩固和保障。他于公元 14 年去世。在此后的 200 年里，帝国的繁荣昌盛令人赞叹。然后，在错失了一连串的机遇，经历了一连串的错误和战争之后，奥古斯都的继承者们先是证明了自己能够在危机中维持这份家业，接着使罗马世界在冲突和对抗中胜出，后来却遭遇了一场悲剧性的逆转，丧失了罗马赢得的所有机遇。本书所讲述的就是处于其中心的悲剧情节。当时，泱泱罗马帝国已经无法理解自身及其世界了，继续坚持过去的野心和成就，导致了自我的毁灭。皇帝查士丁尼在这片废土上崛起。从成就来看，这个人物是伟大的；但从他的统治所见证和孕育的各种灾难来看，他又是悲剧性的。

我在本书中所编织起来的这些故事，多数读者都会感到陌生。专家们不会赞成我冒昧地提出的某些观点，还会激烈地和我争辩。这都是理

所当然的。非专业人士可能会感到一些惊讶。尽管我想用常见的史料来讲述一个新鲜的故事，但是考虑到那些缺乏相关知识的读者，所以我会尽量完整地叙述整个故事。

在本书的每一页中，我们有时无视、有时强调那些国境和边界。因此有必要说明：我出生的地方离古罗马在现在的德国最远的边境尚有5英里之遥；我在埃尔帕索长大，那里距离美国—墨西哥边境只有几英里的路（我就读的中学是耶稣会士建立的，他们逃亡到那里是为了躲避墨西哥反教权革命的风头）；我曾经在爱尔兰的最西边边陲拥有一家祖辈所留下来的农场（在金塞尔战役之后，他们逃离了英国）；由于家庭的一些其他原因，我也熟悉乌克兰的历史（这个民族的名字意为“边地”）。我承认宏伟的首都和繁华的城市确实挺不错，但人类那种充满建设性和创造性的能量，却在各个民族和帝国的边缘，在各色人等汇聚融合的地方，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这是个人的偏见，还是学术性的判断呢？读者可以自己评判。

本书的构思和写作是在某些不太寻常的地方进行的，是在除南极洲以外我去过的每一块大陆的旅途中，在我作为一所向来以承担全球性责任为己任的著名大学的教务长的行政性工作之余进行的，我只能见缝插针地利用时间。由于现在的职业身份，我会以一种非常具体的方式来思考如何使各种机构服务于更有民主意识的人类。有鉴于此，研究和讲述这个故事就显得更有意义了：既是为了读者们，也是为了帮助我自己做好本职工作。

目 录

中译本序	I
------	---

前 言	IV
-----	----

序 曲	1
-----	---

第一部分 狄奥多里克的世界	49
---------------	----

第一章 公元 500 年的罗马：回首过去	51
----------------------	----

第二章 或可存在的世界	120
-------------	-----

第二部分 查士丁尼的世界	197
--------------	-----

第三章 查士丁尼登场	199
------------	-----

第四章 失去的机会	255
第五章 祸害甚于内战	273
第三部分 格列高利的世界	331
第六章 重启人生	333
第七章 紧缩的君士坦丁堡：帝国的残躯	376
第八章 最后的执政官	398
尾 声	420
罗马皇帝年表	430
注 释	434
进一步阅读书目	454
致谢与版权许可	456
译后记	459

序 曲

夜空夜夜变化，却看似从未改变，因为在同样的星座中，星辰总是在固定的日子里随着四季而变化，岁岁年年皆如此。星空规定了历法，因为星辰从不失误。数千年来，在人类用火所产生的烟和光与才智开始夺走夜空的荣耀之前，星辰的秩序与规律都在俯瞰与指引着地球上的人类文明。

夜空的反常给出了暗示。行星（该词源于希腊语中的“行者”）是沿着完全无法预料的路径行走的。这挑战了一代代人的数学本领，直到哥白尼才得出了更简明的模型。与其去研究古代的数学模型，还不如相信行星就是诸神的马车——众所周知，诸神是天马行空、行踪不定的。地球上的观察者很容易以宗教的方式来解释偶然出现在夜空中的其他反常现象。彗星、流星、绚丽的极光，一切都很容易被归因于神祇，而不是盲目的物质秩序。对我们而言，寂静与黑暗是美丽的，星辰是一种美丽的装饰；对于古人，夜空是熟悉而令人生畏的，具有神秘的秩序。

在这些星辰之下并以星辰所启示的方式来思考的文明教化的人们操持着他们的生计，并未意识到星空对他们的习惯性思维方式造成了何种影响。遥远的距离隔断了人类和天体间的直接联系，人们无法测量它，就将自己所在的行星——还不如说是欧亚大陆与北非——的尺度作为外部空间的量度。既无法理解天空为揭示世界的久远而显出的迹象，也没有漫长岁月带给人类的智慧相助，人们以个人的经历、以几十代人的记

忆来衡量时间。

无须惊奇，对于古人们的世界，古人理解得很浅。同样无须惊奇的是，即使是在我们在原理方面所知更多，在我们能够认识宇宙之年龄与范围的时候，我们依然无法在一个足够宏大的层次上探索和阐明这个世界，使其完全可知。科学大胆地度量着在宏观上与微观上皆超乎想象的宇宙，测量着或惊人之迅疾或难言之缓慢的天体运动。历史学极力以想象来囊括宇宙，同时观察着细微之处。历史学家努力思考着人类的历程，其方式既要符合凡人的经验，又要宏大到足以对人类的历史提出真正的解释。

希腊人与罗马人的天空，那些随意排列的星辰承载着他们的神祇与英雄的名字，至今仍在夜间越过我们的头顶。大熊座与小熊座在天顶相互盘旋，而猎户与他的猎犬在秋季行猎。直到现在活着的所有人都辞世了，直到我们的后人以核反应或汽车废气毁灭自己的时候，它们依然会如此。那些赋予它们名字的古代社会不是早已消失不见了，就是依稀难辨了，但它们依然塑造着我们所生活的世界。

但这本书所写的就是那些发生在星辰之下的变化，我们将古代的英雄放逐于天上并使他们不再具有神圣的力量。假若我们能够理解那些变化——以及那些不变——我们就能够更好地避免我们自己的灾难了。

我们将从一个人开始，他以为星辰之下的世界是平面的。

航海者科斯马斯

两位精明强干并且见多识广的外来商人发现了一座方尖碑以及朝向西面远离大海的王座。二者矗立在阿都里斯城的城门口。阿都里斯是一座贸易城市，位于现属厄立特里亚的红海海岸上。本地的特产有象牙、犀牛角和玳瑁。方尖碑和王座都指向群山，朝向 100 多英里之外的伟大城市阿克苏姆。阿克苏姆属于埃塞俄比亚，这个名称在此时就有了。方

尖碑和王座上的铭文是对希腊化时期的埃及国王托勒密三世“赐恩者”的赞颂，在此时他已经故去大约 750 年了。托勒密三世大概从没有到过南方这么远的地方，但除了在和埃及人打仗的时候之外，这些地方仍然是向埃及纳贡的——不论你把它叫作税，还是保护费。

王座用一整块白得耀眼的大理石制作而成。对此两位来客很是吃惊，因为他们知道，这种石头只有地中海才有，在君士坦丁堡边上的马尔马拉海中的普洛孔涅索斯岛上才有。王座的基座为方形，四角上各有一根精雕细琢的柱子，另有一根柱子在中间支撑着王座。方尖碑位于一个方形的基座上，用玄武岩雕刻而成，矗立在王座后方。二者都镌刻着希腊文铭文。

上述描绘系根据一份抄本中的插图所产生的遐想（该抄本源自一位目击者所写下的原件），据此我们很难获知方尖碑和王座的尺寸。可能王座大概相当于人的大小，方尖碑和它的尺寸相仿。后来，墨索里尼把阿克苏姆的另一座方尖碑分拆从埃塞俄比亚带回了意大利，将它立在罗马，作为他的帝国梦的象征。若干年前，这座方尖碑的碎片被送回了埃塞俄比亚。

在此时（公元 6 世纪 20 年代），群山中的阿克苏姆已是一个古老的基督教城市。假若地球上有任何地方有理由自称为约柜的所在地，那一定就是阿克苏姆了。阿克苏姆人的国王埃拉茨巴斯是基督徒，他的祖先起码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就已经皈依了。不过，这里的基督教在其他地方没有影响，在今后的日子里，渐渐与基督徒的大部分世界失去了联系。此刻，埃拉茨巴斯准备从海拔 7 000 英尺高的都城下来，与红海对面的希木叶尔人开战。他们就住在现今的也门。为了维护和弘扬王权的荣耀，国王传令阿都里斯将王座上的铭文为他复制下来，并安放在阿都里斯的城门口。这要求一定的技术和才智。为此当地的总督阿斯巴斯就请我们的两位旅行商人来为他进行复制工作。

其中的一位是梅纳斯，他后来成了西奈的修士，并终老于彼；另一位

即科斯马斯，他来自亚历山大港。在他们的这次旅行中，科斯马斯自己保存了一份铭文的内容，并将它收录在自己为那些地方撰写的 12 卷本的书里。两位旅行者还在王座的背后发现了赫拉克勒斯与赫尔墨斯^①的雕像，还对它们的象征含义产生了分歧。对于那位将会成为修士的旅行者来说，它们象征着权力和财富；但科斯马斯认为它们的含义是言与行。梅纳斯和科斯马斯这样的商人之所以要来到阿都里斯，是因为山里头的卖家会带出熏香，他们可以以一个好价格来买下，并将其转运到从阿拉伯到罗马、波斯的市场上去。这是一笔好生意，刚好与海对岸的也门所产互补。

科斯马斯回到亚历山大港，写出了他的故事，所以我们才会知道他。《基督教世界风土志》，他这部书充满了插图，只有富有的人才能做出来。通过 3 份中世纪的抄本，它得以保存至今。第一份是在 9 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完成的，现存于梵蒂冈图书馆；另外两份则是 11 世纪的作品。其一出自小亚细亚深处的卡帕多西亚，已经被转移到了埃及的西奈；其二出自君士坦丁堡以西的修道圣地阿陀斯圣山，现藏于佛罗伦萨的劳伦提安图书馆。三者共同的特点是大量的插图，它们都可以回溯到科斯马斯的原作。这些图补充了作者难以用言语描述清楚的奇异事物。佛罗伦萨抄本上标有后来人补写上去的名字“科斯马斯”，因此我们就这么称呼作者；但正如作者本人的意愿，大多数中世纪读者只是把他当作“某位基督徒”，一位虔诚且匿名的人。不过，他那个时代的人会以为匿名的做法意味着重要而有争议，表示一个人投身于当时宗教争端中的一方。

科斯马斯和他的同伴都是阅历丰富、老于世故的旅行家。尽管如此，对他们来说阿都里斯仍然与世界的尽头无异。与之相反，我们更有道理将这里视为人类世界的中心；当他们在那里的时候，那儿正是地缘政治竞争中的一个小舞台。在曼德海峡的对面，希木叶尔人的王国相距不远。

① 赫拉克勒斯，大力神，众神之王宙斯之子；赫尔墨斯，商业、旅者之神，众神的使者。——编者注

在海峡最窄的地方，就在海峡扼制住通往印度洋的水道的地方，红海只有 20 英里宽，在中间还有一个岛。希木叶尔是一块古老的土地，长期与相邻的萨巴（《圣经》中的示巴）和对岸的埃塞俄比亚人争夺控制权。自古以来，那方土地就以富饶而著称，神话般的马里卜水坝又增加了它的财富。这条水坝有 1/3 英里长，高出水面 15 英尺，供应着一个多条运河组成的系统，保障这个地区能得到有序、可靠的供水。具有一定可信性的铭文说这条水坝建于公元前 7 世纪，但它肯定不断地得到了翻修、扩建和加固，工艺水平也有所提高。在公元 450 年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溃堤。公元 6 世纪 40 年代末，当科斯马斯在撰写他的故事时，他也许不知道在 542 年又发生了一次溃堤。最后一次，也是最具灾难性的一次溃堤发生在 570 年，从此当地的繁荣农业与希木叶尔人的统治一起终结了。

然而，在科斯马斯访问阿克苏姆的时候，希木叶尔人还是很强大的。即使在帝国的边缘，基督教也已经日益成为官方支持的宗教，而希木叶尔人的王国依然是犹太教的（但公平地说，“犹太教”这个词可能过分夸大了希木叶尔王国与其他尊奉摩西经书的社会之间的共性）。在 518 年，埃塞俄比亚人和希木叶尔人之间的一场纠纷，引发了在也门的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一场近乎内战的冲突。在此期间，绰号祖·努瓦斯（马尾辫男）的领袖优素福·阿萨尔发动了一场反对基督徒的屠杀。在 6 世纪 20 年代初，他在奈芝兰发动了对基督徒的大屠杀，结束了这场冲突。一份记载宣称，祖·努瓦斯下令将两万名不肯皈依犹太教的基督徒抛进了沸腾的油锅。在这个马尾辫男的领导下，希木叶尔享受到了一种短暂的、注定要消亡的独立。

埃拉茨巴斯从埃塞俄比亚发动了他的进攻。先是在阿克苏姆的大教堂里举行庄严的弥撒，接着为从阿都里斯起航的由 70 艘舰船组成的舰队祈福，最后在他所控制住的希木叶尔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

埃拉茨巴斯并不完全是在独自行动。北方遥远之地君士坦丁堡的君主，皇帝查士丁一世也有自己的野心，在埃拉茨巴斯背后支持他。阿克

苏姆大约控制了希木叶尔 10 年之久，接着一个查士丁一世所能接受的基督教政权取而代之，它一直延续到了 575 年。而后，波斯军队从罗马手里永久地夺走了也门。此时，在 6 世纪 20 年代，查士丁看见了一张更广阔的地图，知道波斯人的商站已经从波斯湾延伸出来，经过阿曼海岸，接着一直向也门伸展。对他来说，保证红海作为罗马的内湖，就是针对波斯扩张主义的必要的战略抵抗。但是，当我们读到罗马和波斯在这个时期的斗争时，却一直都能看见科斯马斯这种生意人的身影。他们对地缘政治的关心，只不过是使自己的船只能在航行中获利。

使他们感兴趣的是，每两年国王埃拉茨巴斯都要派商人深入内陆，经历 6 个月的跋涉，抵达青尼罗河附近一个叫作萨绍的产金地。在那里，他们要借助一种烦琐的以物易物的仪式，用牛肉、盐和铁来和那些言语不通的顾客交换黄金。

商人科斯马斯是从亚历山大港来的；很可能他拥有自己的船只并决定其航线，靠船上的货物来赚钱。他的城市是希腊化的，他的语言也是希腊语，尽管他也有可能懂一点埃塞俄比亚当地的语言，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科普特语。在古代世界里远行的商人肯定会学一点各式各样的语言和方言。

像科斯马斯这样的生意人不会去做他们那个世界里的单调的大宗货物生意。在他们背后，农民们在一切能够产出谷物的地方耕地，盼望能得到比种下去的种子多 10 倍的收成，但实际上经常只能得到 5 倍不到，还会在那些收成和播下去的种子差不多的年份里陷入饥饿的边缘。定期从北非向北运送谷物的航运，无论是从迦太基到罗马的，还是从亚历山大港到君士坦丁堡的，都由国家来经营，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和风险。每当收获延迟或航运被天气阻断的时候，对饥荒的恐惧都会在大城市里引发骚乱。与国家控制价格的局面不同（收益与风险不成正比），科斯马斯这样的人是很善于投机取巧的，他们通过长途贸易，靠分量最轻、体积最小的货物来换取最能盈利的机会。诸如宝石、香料、丝绸这

样的奢侈品才是最好的生意。几百年来，商人们将波罗的海沿岸的琥珀，穿越一条条的边界，向南运送到地中海。只要能搞到香料，那它就总是能挣钱。福音书里的博士们应该很有本事，但他们献来的黄金、乳香和没药正是那些只能靠穿越沙漠的骆驼驮运的东西，很可能就来自也门。从远东来的精美织物已经沿着丝绸之路上的各条路线（以及在西面的其他路线）开辟出了道路，这是另一条挣钱的贸易路线。

科斯马斯那个时代的人不会把罗马帝国说成一个自由贸易区，也不会赞美一种像今天的美元或欧元那样在各个地方、各个港口都能使用的单一货币所带来的好处，但罗马帝国确实部分地实现了这一点。特别是对于古代货币来说，贬值的危险始终存在。越来越不值钱的金属被加进去，人们无法信任流通中的钱币的价值。但是在科斯马斯时代的 200 年之前，君士坦丁皇帝已经为了创造这个新世界而稳定了货币。就在科斯马斯进行航行的若干年之前，皇帝阿纳斯塔斯一世又重申了法纪，这又一次创造了新的繁荣。现在我们所谓的那些基础设施，也受益于罗马的统治：道路和桥梁得到了维护，港口得到了管理，城里城外的治安总体上是不错的。

经商者主要是希腊人、犹太人和叙利亚人，因此经济利益主要是在东地中海地区。在更东面的地方看，商业世界的情况如何，这很难讲；但我们知道，有一个不知名的波斯冒险家，他到达了亚喀巴湾口的约塔巴岛。在 5 世纪晚期的若干年里，他设法驱逐了罗马的海关官吏，自己掌握了管理贸易的权力，君士坦丁堡还勉强支持了他。一个帝国可以让企业家的日子不好过，但没有他们，帝国就无法维系了。

就和现在一样，在那时，经商生活也需要冷静的判断、有魄力的交涉和相当的运气。我们对科斯马斯的经历所知甚多，可以肯定他同时具备三者。在大约 30 年之久的时间里，他在三片具有挑战性的海洋中航行。他熟悉的水域是地中海，它在亚历山大港以北以西；还有通过尼罗河和古代的各运河可以到达的红海，红海从西奈一直延伸到曼德海峡以